

现代中国名人外史

11,811-2

1122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序

管翼賢

余嘗謂論古人難，論今人尤難；蓋論古人必具有上下五千年，橫縱九萬里之氣魄，然後從事操觚，始能鎔經鑄史，獨抒機軸，發爲瑰璋恣橫之雄文，此義固夫人而知之矣！若欲評臨現代人物，苟非溝通世界大勢，稔悉諸人身世，雖詞藻足以薰香摘艷，綉龍藻鳳，而美無故實，卮言無當，隔靴搔癢之談，淋漓滿紙，究何取乎？古人云：「作史有才學識三長」？作史固然，即作外史亦然；無韓潮蘇海之學，不能作史；無衙官屈宋之才，不能作史；無撐天撐地之識，不能作史；使於此三長缺一，則中無定主，勢必如水隨盂爲方圓，而入主出奴，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之雜說，叢然興焉，昔亞聖子與氏嘗言盡信書不如無書，誠有見於伊古紀載之文，什九不實不盡，而慨乎言之也。吾人試邇周漢以迄遜清，正史無論矣。至屬於稗官雜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組之類，其敘述舊聞往事，雖不乏遒潔明練，與正史堪伯仲者，然率多阿其所好；正如陳壽以私嫌而譏孔明不長將略；魏收得人金即爲立美傳；凡此之類，指不勝屈，先儒有「史載不可全據」一語，余輒嘆爲痛言！文學名宿坦蕩蕩齋主者，夙以淵博著。既握靈蛇之珠，敲金戛玉；復擅士龍之譽，摘藻羣芳；飽經桑海，幾見夕陽；滿腹春秋，拈來胥成史料。前編有名人軼事，已在本報第二版內逐日披露，深蒙閱者歡迎；繼復編現代中國名人外史，陸續在本報發表。茲因多數讀者函請發行刊本，俾窺全豹，徵得先生同意，排印裝訂，限期出書（出書時尙有臨時增刊者合併叙及）。先生囑余爲文弁諸編首，余自慚麤窳，不足與語史。然誼不獲辭，迺於編輯工作餘暇，拉雜成篇，用代說明。

民國二十四年菊月上澣。

序

郭蓮青

慨自蔡伯喈負龍蟠鳳逸之望，而不得操纂史之衡；范蔚宗以薰香摘艷之才，而不克享修史之譽；雖曰名重致危，究由識短取戾；是以漢武高掌遠蹠，腐遷不免微辭；南朝金醉紙迷，穢史因而逞筆，稽古者每引爲病，論人者深致其疑焉！甚或史官立傳，撫拾諛墓行狀撰文；私家編書，全憑個人毀譽妄斷。如陳壽因求金被拒，遂詆丁廙爲盲僧；沈約欲獻媚希榮，故於齊武多訾議；每歎文人無行，輒爲市僧所詬！余嘗謂正史須兼三長，方可衡人論世；外史不包萬象，不能義正詞嚴。故外史雖屬稗官小乘，究非面壁造車。彼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皆外史也，而作史者尊如尼山麟經。鄭氏心史，虞初新志，南北紀略，亦外史也，而考古者視同靈光翠羽。雖然，史學一道，亦難言矣！逢李龜年於江南，花落樓台烟雨，聽老宮女之話舊，蓬斷錦綉山河，以及符世慘同商辛，而學史則載其仁德；張浚附和秦檜，而宋史則反多諛詞；韓侂胄不過怙權，論恢復究不爲罪；毛文龍確係良將，稱跋扈未免太冤！息夫人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烈女也，竟蒙失節之名；歐陽修純儒也，亦遭姦甥（女）之謗！瀏覽往史，旁稽札記，正史固多難據，外史亦少率真！每思著書立說，代古人作草案，爲史家存薪傳，心雖藏之，力未逮也。今春又因老妻婉如殂謝，三十年之同夢，緣了今生，九十日之殘暉，心傷薄暮，棺殮胥仗良朋（翼賢），齋奠待營他日！嗚呼！魂兮情往，望繼蓮雲；僕本多愁，淚傾薤露；邇來孤冷似僧，枯癯如鶴；惟求眠食無恙，便爲義皇上人。頃者翼賢出所作坦蕩蕩齋主『近代中國名人外史』書序見示，並囑余再爲駢文一篇，以資闡揚，余以此調不彈多年，迴首如同隔世，力辭，不許，只得勉顰東施之笑靨，調脂弄粉，摹邯鄲之學步，逞媚送嬌。但念齋主才工倚馬，學著雕龍；此編滿腹春秋，一腔經緯，其敘事簡潔，直可抗手李延壽；其持論精嚴，直可繼踪班孟堅。而且文筆清靈，極飛花流水之妙；姿態橫出，具春山夏雲之奇。寓華袞霜刃於彰善癉惡，君信得龍門嫡傳；括滄海桑田在字裏行間，我疑是鳳洲再世。如此奇文，端推史筆！此時名高燕市，紙貴騰十丈軟塵；異日聲滿海瀛，美珠致萬斛代價。

自序

韓昌黎氏有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觀此，則吾人立身兩間，雖或功德巍然，言堪世法，果無究心史乘之士，從而筆諸載籍，抑如曹邱之流，到處爲之游揚，又幾何不腐同蓬蒿，而寂滅沉淪，不待於千秋之後已！昔顏回必遘宣聖，其道乃彰，王通必得房魏，學乃克傳，等而下之，凡懷一藝，負一才，以暨畸人方外，欲揚名當時後世者，亦何莫弗然哉？

鄙人束髮受書，輒喜涉獵稗官小說等類，以其能曲盡人情，饒足風趣也。既稍有知，閱乃愈勤，惟時病其說劍談玄，事多虛構；於是乃改取歷代名臣言行錄，及清人所謂之國朝名臣言行錄諸書讀之，始覺如此諸書。有小說之情趣，而少其玄虛，不惟足廣聞見，抑且堪益身心！延迄於今，益覺讀此諸書，較讀史漢通鑑爲尤勝！則以史漢通鑑，既爲正史，其敘事自以關乎政治學術等爲要，而不得涉及瑣瑣情趣如言行錄者，蓋體例限之也。是爲鄙人生平讀書獨具之見解，亦即鄙人今日此書問世之動機。

序

二

民國以還，羣尙平等，從政者既無所謂「臣」，故吾書不曰「名臣」，而曰「名人」；且既羣尙平等矣，則吾書於今之名將，名宦，固謂之「名人」，即於今之人士，名媛，一至畸人方外，凡有懷一才，負一藝，而可名世者，亦無不從而「名人」焉。嗟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入於吾書者，既已彰彰「名人」矣，姑無論其能傳世行遠與否？而在茲一剎那頃，亦可謂不求名而名自至矣。是宜努力功德，慎葆斯名，幸勿終爲循名負實者笑，而使天下後世，遂譏吾書爲不足與歷代名臣言行錄等并，則甚幸！甚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初秋月十日著者序於沙羨之坦蕩蕩齋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凡例

- 一，本書仿「歷代名臣言行錄」體例，而編纂之：惟文筆謬陋，殊愧未逮耳！
- 一，本書收集之名人，以現存者爲限。
- 一，本書所載名人事蹟，或爲見而知之，或爲聞而知之，或爲於報章雜誌中採取而得之；雖嘗力求真實，仍恐不免訛誤，好在或毀或譽，記者悉無成見，倘荷閱者糾示，準於再版更正。

一，本書定名爲外史者，係爲表示非正史而言；然與裨官設部，性質亦殊。蓋事既求真實，亦企供輜軒之採也。

一，中國之大，名人儘多；故本書定爲首編，將來當以續編問世。

一，本書內容，承管翼賢先生鑒定並指疵，遵改之餘，附茲誌謝。

一，本書次序，臨時列入，以脫稿之先後爲定，將來續集，仍以此爲準。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目次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林森	一
蔣中正	三
段祺瑞	八
吳佩孚	一〇
蔡元培	一六
汪兆銘	一七
馮玉祥	二一
閻錫山	二六
張學良	三一
何應欽	三四
萬福麟	三九
于右任	四〇
劉鎮華	四五
居正	五〇

何成濬	五三
戴傳賢	七〇
章太炎	七二
吳稚暉	七七
孫科	八一
于學忠	八二
孔祥熙	八四
張繼	八六
馬德潤	八七
陳濟棠	九〇
何鍵	九四
石志泉	九七
雷炳焜	一〇一
王寵惠	一〇六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黃 鄂	張 羣	方本仁	戢翼翹	韓復榘	宋哲元	夏斗寅	徐源泉
一〇八	一一五	一二四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三四	一三七	一四一
程汝懷	徐庭瑤	何柱國	王奇峯	黃師嶽	高桂滋	葉楚傖	柳亞子
一四四	一五〇	一五三	一五七	一五九	一六一	一六三	一六五
馬寅初	衛挺生	邵元冲	丁伯權	馬君武	熊秉坤	晏陽初	孔德成
一六七	一七〇	一七四	一七八	一八二	一八五	一八九	一九四
班禪額爾德尼	張聯陞	趙榮業	孫殿英	孫桐崗	張恨水	李基鴻	沈從文
二〇二	二〇六	二〇八	二〇九	二一三	二一七	二二一	二二三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戴民權	熊希齡	關麟徵	唐紹儀	李振唐	蕭之楚	蕭 萱	劉文島	杜月笙	喻建章	陳果夫 立夫	宋慶齡	胡 適	張知本	王揖唐	集 蓬
二八三	二七四	二七一	二七〇	二六八	二六七	二六四	二六二	二六〇	二五七	二四六	二四三	二三四	二三二	二二九	二二四

石 瑛	褚民誼	白崇禧	何海鳴	章士釗	邵力子	李烈鈞	唐生智	覃 振	張難先	薩鎮冰	黃 杰	李宗仁	胡漢民	常經武	何香凝
二四〇	二三六	二三三	三三一	三二六	三二二	三一八	三一四	三〇九	三〇四	三〇一	二九八	二九六	二九二	二九〇	二八六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目 次

李根源	三四一
段正元	三四三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林 森

以年高德劭，而現任國府主席之林子超（森）氏，生性淡泊，與人無爭，惟其無爭，故所獲者巨，正如老子所謂：「以不爭爲爭，而人遂莫能與之爭」者，是也！

林與孫中山，歷史關係極深，孫於清末辦同盟會時，即聯絡其入會，而以赴美募款任務相界。林識華僑衆，故成績彌優！黨人迭次起義之費，多資其接濟；故民元參議院成立，國民黨即推選林任議長，而近則各派紛歧，均擁戴之爲中心人物，良有以也！林家閩之陶江尙韓鄉，附近有山，曰青芝。氣勢崑崙，林泉映帶，有堪輿家經其地，指山中一處，謂具藏龍臥虎之勢，營爲丘墓，主後代先絕後貴。林祖聞之，擬葬乃曾祖骨於是間，卜穴葬後，並擇日開奠，行禮墓前，屆期僱一小舟，將挈眷同往；詎襁褓中之幼兒，哭啼不止，百計無能破涕，因戲給之曰：「汝不欲往，則不往，何啼爲？」兒聆之，啼果頓止，舉家異之，遂留之於家，並留兒姑任撫抱。舟至烏龍江，遭暴風傾覆，人悉葬魚腹中，噩耗傳回，姑乃攜侄，號泣於神前曰：「神果不絕我家嗣續，願使閨女有乳，以育此兒，我更當獨身以終。」祝已，竟有乳，用以哺兒，及兒既長，單枝闡發，漸臻繁衍，至林而奇貴，堪輿家之言遂驗！上爲傳說，跡近迷信，然或更謂林年來大營生壩，即係其篤信堪輿，欲紹前修，圖蔭後嗣之一証。記者亦惟姑妄述之耳。

南京紫金山麓，靈台寺前，有顧姓肆一，專售石硯，自鑿自製，號稱徽產，實非真正歙硯，乃係削紫金山之石，製成以待善價而沽耳。自紫金山劃歸陵園區域後，地方官廳，爲慎重公務起見，嚴禁附近人民，採掘石料。於是顧姓製硯原料，遂生問題。一日，林微服出遊，購硯於此，顧姓知其爲國府主席也，乃乘機陳述苦衷，請予保護，藉維生計。林本忠厚長者，憫之，立給以名片一紙，並諭云：「善爲保存此片，有人干涉，示之可也。」自茲而後，顧之製硯來源，取不盡，用不竭矣。此雖顧之倖運，若林之維持平民生活，于此可見一斑！

林于學術，淹貫中西，英文尤其特長；舊式詩詞，亦所篤好！近者避露廬山，曾賦七律四章，蘊藉風流，不同凡響，非胸襟浩浩，修養功深者，固弗能道也！其一，柳陰垂釣云：「閒來垂釣柳陰邊；好趁斜陽雨後天；碧藻重重魚隊隊，清風拂拂水涓涓。靜看濠濮生機活，默契尼山道念堅，一曲漁詞一篇詠，歸途看我也如仙。」其二，竹院敲棋云：「滿園綠葉任風吹，長暇宜邀客奕棋，一局輕敲聲的的，千竿斜曳影離離，品高合讓雕園種，人俗還須君子醫，靜座幽篁堪辟暑，盤桓不覺日移西。」其三，松下納涼云：「炎官施政晝方長，赤日當空火傘張，緩步園林神澹逸，潛身松菊樂徜徉，閒看塵世人何俗，靜聽濤聲意亦涼，避却炎威尋異境，此情也可比羲皇。」其四，荷塘晚步云：「金鳥欽翅下崕崕，晚景清幽映眼簾，蒲劍一池新漲滿，荷盤萬柄翠痕添，嘗來雪藕情猶戀，看到青蓮志亦恬，浣却俗塵兼俗慮，撲懷暑燄不知炎。」

蔣中正

蔣名中正，初字直卿，介石爲後改署。世居浙江奉化之溪口，溪口本小鎮，有汽車道達寧波，顧鎮雖小，而物質上之設備，則殊不遜於通都巨埠，如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固無一不備；而其地一至夜分，電炬光明，將兩岸紅桃綠柳，倒映入一泓碧水之中，清幽如畫，風景佳絕！有學校一所，曰武嶺。圖書儀器，運動用具，可謂應有盡有。校舍極爲壯麗，經費尤其充足，並附設幼稚園一所，校址原由蔣氏捐建，故校內懸其戎裝小影。及隨侍蔣母攝影各一幀。蔣每返里，輒至校向學生訓話，約以孝親，敬師，愛國，樂羣等爲講題，詞亦極爲懇摯！蔣母墓在魚鱗塢，爲前湖北省主席蕭緝秋所點穴，聞蕭曩爲蔣母勸尋塋兆時，得發祥地二，一處葬之，謂應出一國家元首。另一處葬之，僅能出一軍事領袖；但助業成就，足以震古鑠今，流馨奕世。因請蔣自擇，時蔣官尙未大顯，謙以自牧，竟舍前取後。蕭精堪輿術，其言至今果驗。魚鱗塢係一小山，其麓有慈雲庵，內供蔣氏宗祖，孫總理曾爲撰祭文一篇，由譚組庵書丹鐫石，白庵側更上，即蔣母墓，建築堅固，氣概宏遠！石楹題聯云：「禍逮慈親，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爲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下款署男端泰題等字，端泰爲蔣幼時名，此聯當係其自撰。至溪口附近名勝，如雪竇寺，寒華亭，千丈巖，妙高台，仰止坊，關山橋各處；或柳媚花嬌，鶯飛草長，層巒聳翠，峭壁插青。或飛瀑千尋，噴珠瀉玉，幽篁萬箇，翳日搖風。使人流連其間，恆樂而忘返。蔣每回珂里，一一登臨觀賞，妙高台畔，且有新建歐式樓房一幢，爲其遊山時憩足之所。

蔣父肅庵公，業鏖，豪俠尚義，頗負盛名於當時，母王爲續娶，生蔣及一女，女適同里竺芝珊。蔣方髫齡，卽失怙，賴母教養成立，熊丸荻畫，極盡辛勞！而蔣天賦聰睿，治學亦進步神速！稍長，母更俾習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期於博愛兼善，利國福民，故蔣之得有今日，皆其母氏訓誨之力；惟入民國未久，蔣母竟以疾歿，不及目覩其子之成偉功，享盛名：而蔣亦不免抱椎牛祭墓，不如雞黍事生之憾焉！蔣有兩子，曰經國，緯國，均英雋有父風，其異日宏有造就，可爲預卜。

國民黨所以能打倒軍閥，統一華夏者，揆厥原因，固由孫總理著成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諸書，爲法制上之基礎：然苟非蔣創辦黃埔軍校，使軍隊黨化，則此基礎，亦難鞏固：矧可期其發揮光大也。蓋孫總理開府羊城時，軍隊複雜，內部恆起糾紛，北伐大計，每被牽掣而無功。陳炯明居然倒戈無論矣。其他桂粵滇湘各軍，號稱服從者，亦仍神離貌合，割據自雄，循是以往，卽不爲外敵征服，亦曷免內潰以亡，蔣經敏感深慮，遂力陳創辦軍校之利於總理，總理亦因其性夙忠誠，且本人乘艦，破擊陳逆時，頗資其贊襄之勞，翼護之力，足徵爲智勇咸優，堪當大任！於是乃有黃埔軍校之設，而令蔣兼任校長。嗣後蔣之取惠州，出長岳，會師武漢，以及掃盪贛寧，討伐燕魯各役，莫不得力於茲。而黃埔軍校之聲譽，幾欲駕保定軍校而上矣！聞蔣訓練黃埔之始，對學生優惠待遇外，管教均取嚴格。學生感恩畏威，故能絕對服從，所謂水乳情感，鋼鐵紀律是也。一次，蔣親身授操，喊「開步走」之口令既發，前排已近（黃埔爲一小島）崖邊，更進卽須墮海：顧蔣未令立定，各生只得仍前，果紛紛失足下墮，後排亦不顧危險而隨進。至是蔣乃急呼止之，其前排墮者，幸均爲舢板援起，然猶無驕色，無怯容。蔣因亦極贊各生能勇於從令不已！

蔣督剿赤匪駐漢時，謁見者除特任官外，其他例須檢查，以昭慎重。惟黃埔生可以自由出入其辦公室，如家人父子然，亦足徵其對該生等之特別愛重也！

蔣性極寬洪，用人惟才，初不以統系或地域分判，其所推荐援引，各省各派人均有，故並世才人，亦多願擁戴而爲之用！黃埔生中果能力欠缺者，蔣亦必投置閑散，卽或勉予一職，亦必僅敷生活；故邇來黃埔生失業者，亦比比也。

中國有史以來，卽重讖緯之學，大儒如董仲舒，哲辟如劉文叔，且極崇信之，勿怪李淳風之推背圖，劉伯溫之燒餅歌，迄今科學昌明之世，國人猶多迷信，而謂其神驗也。當民十五蔣自廣州出師北伐之際，讖緯家每傳述此番成功必矣！或詢其理由？則曰：「姑無論書說云何？僅據俗諺『一正壓三邪』之語觀之，亦可斷定蔣必成功。」蓋吳子玉之佩字，孫馨遠之傳字，張雨亭之作字，人均傍立，而蔣字介石之介字，其人形獨正故也。噫！是雖附會，抑何巧合乃爾？

蔣負笈東瀛時，曾於東京遇一名相家太氏者，所談蔣之經歷，了了如親觀，且驗者頗多；故深得嘉許！迨蔣率革命軍底定南京，復從事北伐，適太氏亦因故來滬上，蔣欲卜吉凶，遣人召至南京，詢以「此次北伐，一月內能否直抵北京，中途有何阻碍？」太氏注視蔣面良久，始滔滔曰：「以將軍相貌論，後福固不可限量！然觀於氣色，則印堂微現黑光，是主出兵不利之兆；奉勸將軍，靜待時機，不可急圖！俟黑光退後，再行用兵未晚！」蔣曰：「咄！方今諸事均備，動員在即，正應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術，一鼓殺盡敵軍！依汝之見，錯此良機，容對方有充分準備，勝券豈能操諸我乎？姑勿多言，曷速退休！」太氏經此厲責